

陶:另一种火焰

□张毅



走近陶器必须经过这样的路途:几场大雪、经年不止的战争、寂静的村落、三两文人骚客、青驴、浩瀚的河流。

最后到达一片久久不熄的火焰。

夏天呈现火的颜色,空气中有燃烧的气味,恍惚间听到“毕毕剥剥”的声音。原野被雾气笼罩着,地上有焦土的凹痕。一些人影晃动着:是一些面孔黝黑的窑工,深陷的眼窝充满渴望。他们裸着上身,表情木然,脸呈陶色,青灰间夹杂着怀旧气息。这是陶器出生地:火是父亲,土是母亲,窑工是始作俑者,他们身边是零乱的刀具、陶器的碎片以及淬火后的水汽。

火一直在燃烧。

从刀耕火种开始,火一直就没有失传。在被岁月遮蔽的土地上,有着许多窑厂和不知名的窑工。那里布满火的痕迹以及窑工模糊的身影。窑的高温足以使物质改变性质,如同人类从最初物质的火上升为精神的“火”,这是一个质变的过程。

在远古,最初不经意的火星仿佛天启之光,使人类突然发现了自己。在精神或哲学意义上,火与水的对应是从这时开始的。这之前,世界是属于水的——物质的水。泱泱一片,浩浩荡荡。更早的时候水是没有灵魂 的,他们随波逐流。自从有了火,水变得情愿

绵绵,波澜不惊,水有了上溯的愿望。水沿着艺术的脉络上升到使古人分出阴阳的哲学高度。窑工的手到达之后,土被唤醒了。土开始有了感情。土在艺人手中飞速旋转。

在火的背景下,土和水合成一体,它们在火的照耀下被赋予一种穿越时空的重托——以陶的形式固定下来,保存或者被打碎。这应是一段心灵的旅程,遥远的没有时间和地点。陶安然地坐落在时间深处,使我们洞见远古的工艺过程和生存状态。

从河姆渡、龙山文化、仰韶文化、半坡遗址到瓷的出现,陶记载着一个民族向上爬行的文化轨迹。五千年是一层厚土,中间泥沙俱下,优秀的土留了下来,被艺人传递着。宁为瓦全,不为玉碎。陶是一种来自民间的物器,与土为伍,永不

言语的陶,给我们一些民间质朴的启示。也暗含了浑然天成、大美不言、返朴归真的精神。

我一直喜欢旧物,不是因为怀旧,是它们带给我一种与现代生活相对视和反观的角度,一种宁静与纯粹。我手上有几件陶器,一直摆放在书 橱显要的位置。它源于老家一个普通的村落,那是一个陶艺之乡。它时刻提示我文明在进化过程中给人类带来了什么,又带走了什么。

吃樱桃去!马路上挤满了通往乡村园区的各种车辆,车车载着亲朋好友、全家老小。

樱桃园里欢声笑语频频传来,一堆堆、一伙伙、一群群激动的人们,穿梭在樱桃树下,然后在惊叹和欢叫声中,摘下一串串、一粒粒又红又软的樱桃,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,品尝着那汁水四溢的甜美滋味,脸上无不露出欢欣而满足的笑容。

摘樱桃是现在不少地方初夏季节的一种消遣活动。交上几十块钱“门票”,走进指定的园子便可以大显身手,随心所欲了。园子有大有小,主要看樱桃树的数量。小的十棵八棵,大一点的几十棵,再大的上百棵,甚至还有上千棵的。随便吃,吃多久吃多少都可以,全看你肚皮能否盛得下,但不能带走。

吃归吃、摘归摘,更在意的是一种情怀、一种乐趣。最高兴的还是果农,城里人到乡下吃樱桃,省了摘了,也省了进城送货了。前年去一家果园,“老板”是位四十多岁的农民,投了200多万,栽种了上千棵几十个品种的樱桃树,每年至少有七八千人来园子里采摘。今年疫情担心受影响,结果樱桃节开幕那天,成千上万的市民和游客,戴着口罩,在交警的指挥下,有序而来,整个北宅热闹如常。

樱桃好吃,但树难种。前年我想在小院里栽棵樱

樱桃红了

□王湊

桃树,找来一位“专家”,看了看土质又看了看环境说,地上建筑垃圾太多,试试看吧。我一听这话心里顿时凉了半截。建筑垃圾之上怎么可能长出好树?结果令我意想不到的,第二年树上居然出现了樱桃。后来听人说,樱桃树很有“个性”,土质太好不一定就长得旺盛,水浇得太透不一定就水灵,早了不一定就会枯萎,要恰到好处。

也许正是它的“独特”,樱桃成为艺术家们眼中和笔下的“神灵”。齐白石、唐云、丰子恺、亚明、许麟庐、陆俨少的画作里,樱红叶绿,光彩无限,春意浓浓;李白、李贺、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作品里,樱桃也是“风情万种”,激荡人心。最流行的是民间“樱桃小嘴”一说,更是把一个时代人们对美的欣赏表达得有形有色,淋漓尽致。

樱桃有花有叶有果实。盛开时花团锦簇,千姿百态,那白里衬红的花瓣,五彩缤纷,令人炫目,而当它的果实挂满树枝时,犹如一串串打磨精美的宝石,珠圆玉润,闪烁着耀眼的色泽。所以人们喜欢用樱桃来代表美好的事物,美好的爱情、美好的生活、美好的前景。

如今漫山遍野的樱桃红了,郁郁葱葱,清澈见底的山水绿了,“心源一种闲入水,同醉樱桃林下春”。让我们为这幸福的时光而陶醉吧!

最好的欧洲,而是一个经济很落后、生活很原始的太平洋岛国。因为那里的人们与世隔绝,自给自足,没有那么多欲望,没有帕霍姆情结。

手感平滑的鱼,往往暗藏着口感粗糙的刺——功名利禄,戕人,也戕己。看透看穿,需要把脚伸向更

远的空间,也需要把眼睛伸向更远的时间。

澳大利亚作家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,各路记者纷纷前往采访。一位记者捷足先登,欣喜不已,因为一向拒绝媒体采访的怀特同意接受他的采访。怀特带他来到一条河边,径自快乐地在钓鱼,任记者怎么问,他都一言不发。一下午的时间,记者站在他的身旁像个木偶。黄昏时分,怀特边收拾渔具,边说:“采访到此结束!”记者急了:“怀特先生,您还一句话都没说呢,您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感想?”怀特抬起头微笑着回答:“我已经告诉您答案了,对于我来说钓鱼就是幸福,诺贝尔奖是多余。”

以如此境界面对人生,还有什么拿不起,放不下?还有什么能够让人感到不幸?人生最重要的是,抛却帕霍姆情结,获得一颗感知幸福的心。

文史杂谈

帕霍姆情结

□邵顺文

“有生活的时候,就有幸福。”托尔斯泰的这句话,像针一样,深深地扎在我的心中。

想起俄罗斯那篇著名的作品《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》。农民帕霍姆为买到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不停地走,因为买卖双方事先约定,从清晨到黄昏他走过的土地都将属于他,帕霍姆为此拼尽全力,最后力竭而死。生活中,很多人都是“帕霍姆”,为追求数量而牺牲了人生的质量,过着舍本求末的日子。

收藏家马未都是少数能够避免“帕霍姆”情结的人。青年马未都曾在航天工业部下属一个厂当工人。那年他所在的工厂第一次发奖金,为了打破大锅饭,厂里规定把奖金分成一二三等,每两个等级之间相差两元。可不要小看这一两块钱,那时候技术最好的工人的工资也就三十多元。马未都意识到这将是一场长时间的会议,就主动要最低的第三等奖金,没有参加评比会。在众人的惊愕中,他高高兴兴去图书馆看了两天书。多少年后回忆这件事,马未都觉得用两块钱买两天幸福,值!

联合国搞了个全球幸福指数调查,结果大出所料:指数最高的,不是最发达的美国,也不是自然环境

谈天说地

二月兰的世界

□安武林



二月兰,像个花朵们运动场上的健将运动员,从二月一直开到了四月底,还在灿烂地开放着。

杏花桃花,连翘梨花丁香花,一一都凋谢了,可是,二月兰还在开着。现在,它又陪伴着山植花、金银花、月季花,一路前行。

二月兰,又叫诸葛菜。我知道诸葛菜,并不知道它叫二月兰。植物、动物的知识很丰富。有时候,我们还会因为植物的名字而争论,甚至争吵。比如说,这个说,它叫二月兰,另一个说,不对,它叫诸葛菜。面红耳赤。得知它们是一种植物的两个名字之后,大家握手言欢,开心一笑。这种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并不鲜见。

二月兰的字,让我敬畏。我以为,二月兰是兰花,兰花很娇贵,非常难养。我养了一株,数年都不开花,一气之下,当作野草扔掉了。从此,我对一切的兰花都敬而远之。其实,二月兰属于十字花科,而非兰科,名字容易误导我们。

二月兰的花朵分紫色、淡红色、白色三种。花茎及叶子,与油菜有几分相似,但二月兰要纤细得多。这种植物,貌似娇嫩,实则生命力极顽强。它对生长的环境需求不太高,阴面阳面,干旱和湿地,都能成活。但是叶子和花朵的繁茂或者瘦弱,以及它的高低,可以辨别出它的生长环境。

我喜欢紫色的二月兰,尤其是成片的时候,远看,就像一片紫色的海洋。微风一吹,小小的花瓣们抖动着,像是振翅欲飞的小蝴蝶。真是赏心悦目。

二月兰的叶和种子,都可以食用,但我没有尝试过。我不喜欢以食用的目的来养花草,我喜欢观赏。

二月兰虽然很容易成活,但令我沮丧的是,去年我曾经移植过三株,都没有成活。但我毫不气馁,今年又移植,终于成功了,移植了一小片。清一色,全是紫色的。

我喜欢二月兰,大概是因为它的野性吧。无论人工如何种植,但人工的痕迹不明显,不管如何,它都像是野生的,生机勃勃,怡然自得。

四月底,二月兰虽然还在开放,但凋落的气息开始显露。花瓣儿少了,比火柴棒还要细的豆荚七仰八叉地支楞起来了。很奇怪,别的花儿凋谢的时候,总有点伤感的味道,但是二月兰的花朵凋谢却没有这种感觉。那些向四面八方伸展的豆荚,倒像二月兰结实的小胳膊,挥舞着,它似乎在快乐地向我说:“明年见哦!”

二月兰,真像是紫色的潮水,从二月一直奔涌到了四月,很快,它又要向五月奔去。远远地,我似乎听到了它的喘息声,犹如在海边聆听漫上海滩的海浪一样。

五月,我该要采集二月兰的种子了吧?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锋
一版编辑:吴天奇
一版美编:任兰君
图 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